◎精彩推荐

彼得·汉德克:“诺奖”颁给迪伦,其实是在反对阅读

彼得·汉德克是奥地利文学家、剧作家,被认为是当代德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这位文学大师也是毕希纳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的获得者,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耶利内克曾说,“汉德克是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他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很多人知道汉德克是因为《骂观众》这样惊世骇俗反传统的戏剧文本,也有人是因为他是文斯德电影《柏林苍穹下》的编剧而了解他。但汉德克觉得,自己并不能算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剧作家,戏剧只是他写作的一部分。从2013年开始,汉德克的作品被逐渐翻译成中文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迄今已出版了九卷本的作品集。但作家本人,却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

德语文学中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既不是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也不是赫塔·米勒,而应该是彼得·汉德克和马丁·瓦尔斯。在德语当代文学中,彼得·汉德克和马丁·瓦尔斯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们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和赫塔·米勒。可能这结果里面有很多政治原因,尤其是赫塔·米勒。而耶利内克自己则承认,汉德克比她更有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奖颁给迪伦 是在“反对书,反对阅读”

10月16日,首次来华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在上海作协大厅与作家孙甘露和诗人孙孟晋展开对谈,和现场读者分享他的思想和创作。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彼得·汉德克以其独特的风格而备受关注,他既是小说家,也是剧作家,还导演过电影作品。对于他自己,汉德克形容:“是一个具有诗意的作家,但是带着一些戏剧性的倾向。”以诗歌为机制的他,在探讨或者戏剧创作的时候始终是一个偏向抒情的诗人,戏剧是他灵魂深处多声部的成分,而语言则是他唯一的乐器。

在很多人心目中,彼得·汉德克更应该获得诺贝尔奖,而不是鲍勃·迪伦。当主持人小心翼翼地抛出如何看待诺奖颁给了鲍勃迪伦时,汉德克认为“这是个危险的问题”。

不过,当对话结束,又添了好几杯酒后,汉德克平缓的讲述从文学艺术的危机不知不觉转到了今年的诺贝尔奖。汉德克抿着酒,没有深思熟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开始抨击瑞典人的错误决定,“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对我来说,文学是阅读的,而鲍勃·迪伦不能被阅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反对书,反对阅读。我不想让人误解,我还是会认为鲍勃·迪伦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比丘吉尔、肯尼迪还要伟大。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这个决定很显然是一些不读书的人做出的。鲍勃·迪伦的词,如果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写作是一种“罪” 作家是捣乱的人

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捣乱的人,对现存体系的挑衅。“拍电影也好,作为作家也好,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法律的违抗者。没有人可以违抗我,我可以把所有人都干掉,在我看来写作就是一种‘罪’。” 汉德克说。

中国读者了解汉德克是从他最早的戏剧《骂观众》开始,这个戏给观众的震撼在于它对台下整个观众的一种攻击性,也是对既有体系的质疑。这个戏剧本身是反戏剧的,汉德克因此一举成名。

在汉德克看来,当时他并不是真正的要“反戏剧”。那会儿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当听到披头士和滚石的音乐,在当时那个中欧的氛围下,他获得了一种解放。当他听到披头士的那首歌《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汉德克就想复制这个类型的感情或者是精神,所以他的《骂观众》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我的早期戏剧是一些更友好的戏剧。而我现在的戏剧反而更多是只具有一种友好的形式而已,而我的内容反而是与世界或者是反戏剧方面的东西,所以这就是马克思或者列宁所谓的辩证法吧。”汉德克说。

在《形同陌路的时刻》中,身份不明的人轮番登台亮相,他们在这个中心相互碰面,相互妨碍,共同组成群体,然后又使之解体。汉德克评价,戏剧更多的是关于人的伤害的问题,他说:“我从前所写过的种种,都是源于一种对内心的、戏剧性的、问题性的爱,没有一种对于人的矛盾的爱我就不会写作。”而这种矛盾的爱也使得作品的戏剧性更为丰盈。

《无欲的悲歌》作为汉德克唯一一部具有自传性色彩的作品,它文学性地呈现了汉德克母亲自杀的内容。死亡之于文学,在汉德克看来,既是一种起源也是一种“禁忌”。汉德克认为,没有死亡便没有真正的文学和生活,但同时他也补充有些故事不应该过多书写,我们在阅读死亡的时候,应当对生命饱含感激。

喜欢老庄和老舍 “老舍像史学家一样精确”

谈及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印象,汉德克说:”我特别喜欢读《老子》这本书,我对里面的论述是很有感触的,还有庄子。我们说文学不应该用石头直接堆积起来,也不是雕刻出来,所以不是固体的,而更多应该是水,是空气。我觉得老舍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好,就像一个编年史的作家,就像是一个史学家那样精确。老舍在描写一个个体的编年史,而且在这点上,他的作品真的是很好。我自己也曾经希望过成为这样一个编年史的作家,也许因为我个人身上主观的色彩太强了。”

彼得·汉德克在西方同时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作家,因为他曾多次公开支持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2014年彼得·汉德克获得戏剧界的最高荣誉——国际易卜生奖,导致评委会某些成员因不满评奖结果而辞职,极权主义研究者Bernt Hagtvet指责这是“史无前例的丑闻”,甚至认为“把易卜生奖颁给汉德克就等同于把康德奖颁给戈培尔”。当汉德克抵达奥斯陆领奖时,在场有一批示威者向他抗议。不过另一方面,2010年获奖者约翰·弗斯(Jon Fosse)则表示欢迎这个结果,他认为汉德克是个杰出的获奖者,而且认为他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据《现代快报》

◎语丝

一些年之后,我要跟你去山下人迹稀少的小镇生活。清晨爬到高山巅顶,下山去集市买蔬菜水果。烹煮打扫。午后读一本书。晚上在杏花树下喝酒,聊天,直到月色和露水清凉。在梦中,行至岩凤尾蕨茂盛的空空山谷,鸟声清脆,一起在树下疲累而眠。醒来时,我尚年少,你未老。

——安妮宝贝《眠空》

与一个缺乏吸引力的人在一起时保持沉默,意味着对方是无聊之人。而与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在一起时保持沉默,你肯定会认为自己才是那个无聊透顶的人。

你越不喜欢一个人,你越能够信心百倍,轻而易举地吸引他。强烈的欲望使人丧失了爱情游戏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漫不经心,你如被人吸引,就会产生自卑情结,因为我们总是想把最完美的品质赋予我们深爱的人。

——阿兰·德波顿《无聊的魅力》

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

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

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

有人对你蛮不讲理,你马上对他胡搅蛮缠。

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

看,你讨厌的那些人,

轻易就把你变成了,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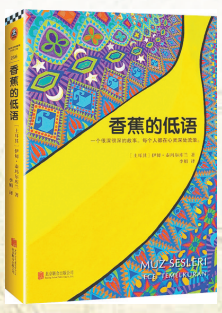
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扎西拉姆·多多《喃喃》

在威权统治下,其实所谓知识分子,我看大半是具有双重性格的。比如王世贞,“一方面无法摆脱出仕的诱惑”——整个社会价值观就如此啊,个别人想摆脱也确实不容易的,所以总想方设法争取机会,包括不惜亲近权贵,保持与权贵的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也就不会“屈膝侍奉、俯首帖耳,时常保持着议论时政的习惯,而这是当权者所忌讳而难以容忍的”。

——郭宝平《当权不过如此》

◎私人书单



[土]伊切·泰玛尔库兰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版

“香蕉的低语”其实就是香蕉生长的声音。八月的夜里,当四周静寂无声的时候,如果此时你经过一片香蕉林,你就会听到香蕉热烈生长的声音。一串串香蕉犹如一颗颗拳头慢慢松开,手指分离,香蕉就在此时发出声音:哧哧…哧哧…《香蕉的低语》故事基于土耳其作家伊切·泰玛尔库兰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经历与观察。她的确在那儿听见了“香蕉的低语”。2006年,黎巴嫩发生军事冲突的第2天,伊切就驱车前往战争地带。她用灰泥在车窗上抹出TV字样,以此躲避炸弹。但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片香蕉园。在那样令人惶恐、虚实难辨的战争时期,路边的香蕉园安静地在那里生长,并发出声音。每一棵树上的香蕉都由蓝色尼龙袋包裹,这种静止而有声音的画面几乎是不真实的。借由“香蕉的低语”,伊切讲述了一个爱与成长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在一次次的出走与归程中,寻找自己内心的答案。每个人都在心灵深处流浪。伊切游历世界,她曾说:“我37岁,但我拥有的故事像80岁老人的那样多。”

大牙秦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版

有人住在你心上,是温暖。你住在别人的心上,是幸福。《我曾披荆斩棘奔向你》,关于年少与爱情,关于终将被怀念的你和我。故事的结局从来没有悲喜这一说,感情的事情从来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眼中的悲喜永远与你自己心传递出来的悲喜总是有差距的。《我曾披荆斩棘奔向你》中的故事不论结局如何,都会温暖每个孤独无依的瞬间。

《我曾披荆斩棘奔向你》用真实发生的故事告诉在爱情里彷徨无措的人们“万千人海中,总有一个人会与你相遇、相知、相恋、相濡以沫”,积极向上才是对待爱情的正确态度——错过的,心怀感恩;得到的,用心呵护;没来的,充满期待。不是每个故事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总是能看到大部分人最终获得幸福。年少时的爱情并不一定非得有个美好的结局,但至少不该是让自己感到后悔的,爱的时候用力爱,离开的时候就放下。时光不会倒流,错过的人未必都有运气再次重逢,能爱就别伤害,有勇气就去追寻,毕竟世界人山人海,一转身也许就是永远了。